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

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，覓孩子學戲。走到鼓樓坡上，他纔上坡，遇著一個人下坡。鮑文卿看那人時，頭戴破氈帽，身穿一件破黑絨直裰，腳下一雙爛紅鞋，花白鬚鬚，約有六十多歲光景；手裏拿著一張破琴，琴上貼著一條白紙，紙上寫著四個字道：「修補樂器」。鮑文卿趕上幾步，向他拱手道：「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如此，屈老爹在茶館坐坐。」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，拿了一壺茶來喫著。鮑文卿道：「老爹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賤姓倪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尊府在那裏？」那人道：「遠哩，舍下在三牌樓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倪老爹，你這修補樂器，三弦、琵琶，都可以修得麼？」倪老爹道：「都可以修得的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在下姓鮑，舍下住在水西門，原是梨園行業。因家裏有幾件樂器壞了，要借重老爹修一修。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，還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？」倪老爹道：「長兄，你共有幾件樂器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只怕也有七八件。」倪老爹道：「有七八件就不好拿來，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。也不過一兩日功夫，我只攪你一頓早飯，晚裏還回來家。」鮑文卿道：「這就好了。只是茶水不周，老爹休要見怪。」又道：「幾時可以屈老爹去？」倪老爹道：「明日不得閒，後日來罷。」當下說定了。門口挑了一擔茯苓糕來，鮑文卿買了半斤，同倪老爹喫了，彼此告別。鮑文卿道：「後日清晨，專候老爹。」倪老爹應諾去了。鮑文卿回來和渾家說下，把樂器都揩抹淨了，搬出來擺在客座裏。到那日清晨，倪老爹來了，喫過茶、點心，拿這樂器修補。修了一回，家裏兩個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，鮑文卿陪著倪老爹喫了。到下午時候，鮑文卿出門回來，向倪老爹道：「卻是怠慢老爹的緊，家裏沒個好菜蔬，不恭；我而今約老爹去酒樓上坐坐，這樂器丟著，明日再補罷。」倪老爹道：「為甚麼又要取擾？」當下兩人走出來，到一個酒樓上，揀了一個僻淨座頭坐下，堂官過來問：「可曾有客？」倪老爹道：「沒有客了。你這裏有些甚麼菜？」走堂的疊著指頭數道：「肘子、鴨子、黃悶魚、醉白魚、雜膾、單雞、白切肚子、生燻肉、京燻肉、燻肉片、煎肉圓、悶青魚、煮鱸頭，還有便碟白切肉。」倪老爹道：「長兄，我們自己人，喫個便碟罷。」鮑文卿道：「便碟不恭。」因叫堂官先拿賣鴨子來喫酒，再燻肉片帶飯來。堂官應下去了。須臾，捧著一賣鴨子，兩壺酒上來。鮑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，坐下喫酒，因問倪老爹道：「我看老爹像個斯文人，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？」那倪老爹歎一口氣道：「長兄，告訴不得你！我從二十歲上進學，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。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，拿不得輕，負不的重！一日窮似一日，兒女又多，只得借這手藝糊口，原是沒奈何的事。」鮑文卿驚道：「原來老爹是學校中人。我大膽的狠了。請問老爹幾位相公？老太太可是齊眉？」倪老爹道：「老妻還在。從前倒有六個小兒，而今說不得了。」鮑文卿道：「這是甚麼原故？」

倪老爹說到此處，不覺淒然垂下淚來。鮑文卿又斟一杯酒，遞與倪老爹，說道：「老爹，你有甚心事，不妨和在下說，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。」倪老爹道：「這話不說罷，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。」鮑文卿道：「我是何等之人，敢笑老爹？老爹只管說。」倪老爹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是六個兒子，死了一個，而今只得第六個小兒子在家裏，那四個……」說著，又忍著不說了。鮑文卿道：「那四個怎的？」倪老爹被他問急了，說道：「長兄，你不是外人，料想也不笑我。我不瞞你說，那四個兒子，我都因沒有的喫用，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！」鮑文卿聽見這句話，忍不住的眼裏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「這是個可憐了！」倪老爹垂淚道：「豈但那四個賣了！這一個小的，將來也留不住，也要賣與人去！」鮑文卿道：「老爹，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捨得？」倪老爹道：「只因衣食欠缺，留他在家，跟著餓死，不如放他一條生路！」鮑文卿著實傷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件事，我倒有個商議，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說。」倪老爹道：「長兄，你有甚麼話，只管說有何妨？」鮑文卿正待要說，又忍住道：「不說罷，這話說了，恐怕惹老爹怪。」倪老爹道：「豈有此理。任憑你說甚麼，我怎肯怪你？」鮑文卿道：「我大膽說了罷。」倪老爹道：「你說，你說。」鮑文卿道：「老爹，比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，若是賣到他州別府，就和那幾個相公一樣不見面了。如今我在下四十多歲，生平只得一個女兒，並不曾個有兒子。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，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爹，我撫養他成人。平日逢時遇節，可以到老爹家裏來；後來老爹事體好了，依舊把他送還老爹。這可以使得的麼？」倪老爹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就是我的小兒子恩星照命。我有甚麼不肯？但是既過繼與你，累你撫養，我那裏還收得你的銀子？」鮑文卿道：「說那裏話，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。」說罷，彼此又喫了一回，會了帳。出得店門，趁天色未黑，倪老爹回家去了。鮑文卿回來把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，乃眷也歡喜。次日，倪老爹清早來補樂器，會著鮑文卿，說：「昨日商議的話，我回去和老妻說，老妻也甚是感激。如今一言為定，擇個好日，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。」鮑文卿大喜。自此，兩人呼為親家。

過了幾日，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爹，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，憑著左鄰開絨線店張國重，右鄰開香蠟店王羽秋。兩個鄰居都到了。那文書上寫道：

「立過繼文書倪霜峰，今將第六子倪廷璽，年方一十六歲，因日食無措，夫妻商議，情願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為義子，改名鮑廷璽。此後成人婚娶，俱係鮑文卿撫養。立嗣承祧，兩無異說。如有天年不測，各聽天命。今欲有憑，立此過繼文書，永遠存照。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。立過繼文書：倪霜峰。憑中鄰：張國重、王羽秋。」

都畫了押。鮑文卿拿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。鮑文卿又謝了眾人。自此，兩家來往不絕。

這倪廷璽改名鮑廷璽，甚是聰明伶俐。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，不肯叫他學戲，送他讀了兩年書，幫著當家管班。到十八歲上，倪老爹去世了，鮑文卿又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，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，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，送倪老爹入土。自此以後，鮑廷璽著實得力。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，不疼他，只疼的是女兒、女婿。鮑文卿說他是正經人家兒女，比親生的還疼些。每日喫茶喫酒，都帶著他。在外攬生意，都同著他，讓他賺幾個錢，添衣帽鞋襪。又心裏算計，要替他娶個媳婦。

那日早上，正要帶著鮑廷璽出門，只見門口一個人，騎了一匹驢子，到門口下了驢子進來。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，便道：「邵大爺，你幾時過江來的？」邵管家道：「特過江來尋鮑師父。」鮑文卿同他作了揖，叫兒子也作了揖，請他坐下。拿水來洗臉，拿茶來喫。喫著，問道：「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。想是過來定戲的？你家大老爺在府安？」邵管家笑道：「正是為此。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。鮑師父，你家可有班子？若有。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。」鮑文卿道：「我家現有一個小班，自然該去伺候。只不知要幾時動身？」邵管家道：「就在出月動身。」說罷，邵管家叫跟驢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，驢子打發回去。邵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：「這是五十兩定銀。鮑師父，你且收了。其餘的，領班子過去再付。」文卿收了銀子，當晚整治酒席，大盤大碗，留邵管家喫了半夜。次日，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；買了四五天，僱頭口，先過江去了。鮑文卿也就收拾，帶著鮑廷璽，領了班子，到天長杜府去做戲。做了四十多天回來，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。父子兩個，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。那一班十幾個小戲子，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襖，一雙鞋襪。各家父母知道，也著實感恩，又來謝了鮑文卿。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裏做戲。

那一日，在上河去做夜戲，五更天散了戲，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，他父子兩個在上河澡堂子裏洗了一個澡，喫了些茶點心，慢慢走回來。到了家門口，鮑文卿道：「我們不必攏家了。內橋有個人家，定了明日的戲，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。」當下鮑廷璽跟著，兩個人走到坊口，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，兩對紅黑帽，一柄遮陽，一頂大轎。知道是外府官過，父子兩個站在房簷下看，讓那傘和紅黑帽過去了。遮陽到了跟前，上寫著「安慶府正堂」。鮑文卿正仰臉看著遮陽，轎子已到。那轎子裏面的官看見鮑文卿，喫了一驚。鮑文卿回過臉來看那官時，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爺，他原來陞了。轎子纔過去，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，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：「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？」鮑文卿道：「我便是。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陞了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是，太老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家河房裏，請鮑師父在那裏去相會。」說罷，飛跑趕著轎子去了。

鮑文卿領著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裏買了一個手本，上寫：「門下鮑文卿叩」，走到張家河房門口，知道向太爺已經回寓了，把手本遞與管門的，說道：「有勞大爺稟聲，我是鮑文卿，來叩見太老爺。」門上人接了手本，說道：「你且伺候著。」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凳上。坐了一會，裏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：「門上的，太爺問有個鮑文卿可曾來？」門上人道：「來了，有手本在這裏。」慌忙傳進手本去。只聽得裏面道：「快請。」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侯著，自己跟了管門的進去。進到河房來，向知府已是紗帽便服，迎了出來，笑著說道：「我的老友到了！」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。向知府雙手扶住，說道：「老友，你若只管這樣拘禮，我們就難相與了。」再三再四拉他坐，他又跪下告了坐，方敢在底下一個凳子上坐了。向知府坐下，說道：「文卿，自同你別後，不覺已是十餘年。我如今老了。你的鬍子卻也白了許多。」鮑文卿立起來道：「太老爺高陞，小的多不知道，不曾叩得大喜。」向知府道：「請坐下，我告訴你。我在安東做了兩年，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，轉了個二府，今年纔陞到這裏。你自從崔大人死後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小的本是戲子出身，回家沒有甚事，依舊教一小班子過日。」向知府道：「你方纔同走的那少年是誰？」鮑文卿道：「那就是小的兒子，帶在公館門口，不敢進來。」向知府道：「為甚麼不進來？」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！」當下一個小廝，領了鮑廷璽進來。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頭。向知府親手扶起，問：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小的今年十七歲了。」向知府道：「好個氣質！像正經人家的兒女！」叫他坐在他父親傍邊。向知府道：「文卿，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麼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小的不曾教他學戲。他念了兩年書，而今跟在班裏記帳。」向知府道：「這個也好。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。你不要去，同令郎在我這裏喫了飯，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。」說罷，換了衣服，起身上轎去了。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家們房裏，管宅門的王老爹本來認得，彼此作了揖，叫兒子也作了揖。看見王老爹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，滿嘴有鬍子了。王老爹極其歡喜鮑廷璽，拿出一個大紅緞子訂金線的鈔袋來，裏頭裝著一錠銀子，送與他。鮑廷璽作揖謝了，坐著說些閒話，喫過了飯。

向知府直到下午纔回來，換去了大衣服，仍舊坐在河房裏，請鮑文卿父子兩個進來坐下，說道：「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，不得和你細談。」因叫小廝在房裏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，道：「這是二十兩銀子，你且收著。我去之後，你在家收拾收拾，把班子託與人領著，你在半個月內，同令郎到我衙門裏來，我還有話和你說。」鮑文卿接著銀子，謝了太老爺的賞，說道：「小的總在半個月內，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裏來請安。」當下又留他喫了酒。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。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爺的行；回家同渾家商議，把班子暫託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著。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，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，一頭繩，肥皂之類，一帶與衙門裏各位管家。

又過了幾日，在水西門搭船。到了池口，只見又有兩個人搭船，艙內坐著。彼此談及，鮑文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裏去的。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裏的書辦，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個，買酒買肉，請他喫著。晚上候別的客人睡著了，便悄悄向鮑文卿說：「有一件事，只求太爺批一個『准』字，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。又有一件事，縣裏詳上來，只求太爺駁下去，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兩。你鮑太爺在我們太老爺跟前懇個情罷！」鮑文卿道：「不瞞二位老爹說，我是個老戲子，乃下賤之人。蒙太老爺抬舉，叫到衙門裏來，我是何等之人，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？」那兩個書辦道：「鮑太爺，你疑惑我這話是說謊麼？只要你肯說這情，上岸先兌五百兩銀子與你。」鮑文卿笑道：「我若是歡喜銀子，當年在安東縣曾賞過我五百兩銀子，我不敢受。自己知道是個窮命，須是骨頭裏掙出來的錢纔做得肉。我怎肯瞞著太老爺拿這項錢？況且他若有理，斷不肯拿出幾百兩銀子來尋人情。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，就要叫那邊受屈，豈不喪了陰德？依我的意思，不但我不敢管，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。自古道：『公門裏好修行。』你們伏侍太老爺，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，也要各人保著自己的身家性命。」幾句說的兩個書辦毛骨悚然，一場沒趣，扯了一個淡，罷了。次日早晨，到了安慶，宅門上投進手本去。向知府叫將他父子兩人行行李搬在書房裏面住，每日同自己親戚一桌喫飯，又拿出許多綉和布來，替他父子兩個裏裏外外做衣裳。

一日，向知府走來書房坐著，問道：「文卿，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小的是窮人，這件事還做不起。」向知府道：「我倒有一句話，若說出來，恐怕得罪你。這事你若肯相就，倒了我一個心願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，小的怎敢不依？」向知府道：「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，他有一個小女兒，生得甚是乖巧，老妻著實疼愛他，帶在房裏，梳頭、裹腳，都是老妻親手打扮。今年十七歲了，和你令郎是同年。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，我把投身紙都查了賞他，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。他兒子小王，我又替他買了一個部裏書辦名字，五年考滿，便選一個典史雜職。你若不棄嫌，便把你這令郎招給他做個女婿。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。這個你可肯麼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太老爺莫大之恩，小的知感不盡！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，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？」向知府道：「我替他說了，他極歡喜你令郎的。這事不要你費一個錢。你只明日拿一個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。一切床帳、被褥、衣服、首飾、酒席之費，都是我備辦齊了，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，你只做個現成公公罷了。」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。向知府雙手扶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是甚麼要緊的事？將來我還要為你的情哩。」

次日，鮑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爹，王老爹也回拜了。到晚上三更時分，忽然撫院一個差官，一匹馬，同了一位二府，抬了轎子，一直走上堂來，叫請向太爺出來。滿衙門的人都慌了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來摘印了！」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榮華富貴，享受不過片時；潦倒摧頹，波瀾又興多少。不知這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